



一张旧船票

■陈首印

茶几上,手机铃响,李想伸手摁下免提。

“听出我是谁了吗?”一个李想一时没分辨出的女声,客厅里四散。“你是?”李想随问而问。之前,曾接听过这样开头的行骗电话。

“没听出来,算了。你忙吧。”电话随之挂断。这次剧情不一样。 听电话时的安静,延迟几秒后,复如常态。这些年应酬偏少,电话不多,更没什么暧昧事,李想习惯了免提。

吃完晚饭,李想照常外出散步,妻子去跳她的广场舞。夜色下的汤河静静流淌,几条游览观光船像劳作归来的水牛,栖息于码头,半边街的灯辉倒映水中。

从前,西岸有一单家独址,女儿们出嫁后房舍凋敝。后遇上新农村建设,人舍多起来。有些情结的李想在单家独址废墟上,建起如今住房。

昔日河上无桥,过河难渡。有人就地摆摊,趋之者随,于是三天一圩,两天一场自然发展起来。半边街背面靠山,前沿临河,一字商铺一面排开,给人半条街或半边街印象。

乡村振兴,半边街成为旅游景点。上下无桥的日子,随汤河水流走。

小时候, 生长在半边街的李想们像蝌蚪样游玩于汤河,长大后,沿河两岸的伙伴青蛙样四散。

读完师范,李想回乡任教,后成为教育部门主管, 退居二线后回归故里。如今,儿女也有了儿女,日子像汤河水流得清欢。

虽然,生活偶有插曲,但秉承实际,以人为本,岁月被他打理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。

今夜的电话, 有点特别, 若不是骗子,不就得罪朋友了吗? 打电话的人也怪,不明不白的。

“难道是她?”这么一想,李想有些待不住了。

“不好意思, 前段时间手机丢了,存的电话没了。”李想试着发了条信息。

“哦,没事。回汤河了。闲着无事,看看你写的东西。《那一夜》不错!”

《那一夜》是李想发在都市报《情吧》栏目的一篇文章,写的是他收到一封信后发生的故事。这封信地址“内详”,没有称呼,没有落款,内容也只有“你的那只小鸟病了”一句。

几十年过去, 如今依稀记得收信时太阳已西斜,劳作归来的他放下裤腿,借口去学校值班,向父母招呼一声,匆忙离去。

渡船过去,未停稳,跳将下去,他并未去学校,而是直奔单家独址。

进屋后,家人不在,两人紧相依偎。一河之隔,居然以邮递方式传信,她真是病了,看来病得还不轻。其实,她才不糊涂。过渡得花五毛钱, 而邮票只八分,且避开了刺眼的目光,也摆脱了大人的束缚,何乐而不为?

“相思病也是病呀!”呢喃声里,他们

小小小说

相互调侃。

来不及回信,回人代信,这是他为她开的处方。

夜深了,她让他睡她房间。手带房门,准备离开时,他一跃而起将她揽入怀中。那一夜,她含苞待放;那一夜,他用心呵护。缠绵中,她将他推开:你是我永远的对岸。

留下这句话后的下半年,她远嫁他乡。她是单家独址的小女儿,与他同学,初中毕业时没考上中专, 在半边街摆摊。圩日,有事无事,他都会上街去。有时,她也会来学校找他借书看。最终,他们在汤河边槐荫树下确立恋爱关系。

然而却遭到父母的坚绝反对。父亲说,长得好看有用。母亲说,要有工作。他父亲曾因作风问题挨过处分, 红颜祸水让他失去工作。他母亲曾吃饱了半边户苦头,不愿儿子再受二遍苦。

原本欢天喜地的事情,如新栽的幼苗,被一场噼哩啪啦的暴雨打得半死不活。那没署名的来信在此背景下,递到了他手里。

“我是鱼。”手机叮咚一声,李想停下脚步。

“如玉啊,你这吐一半,藏一截的毛病,真得改改了。鱼不就是玉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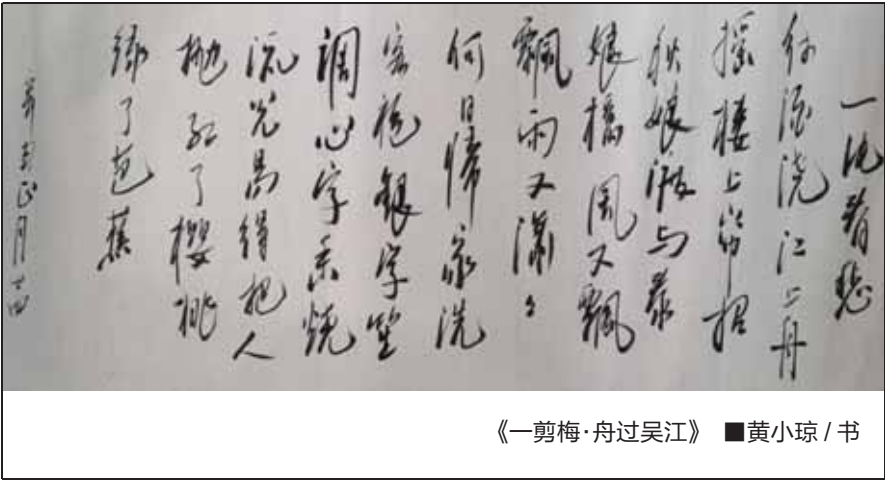
“加微信吧,联系方便。”

一个“鱼儿”,一个“理想”,双方微信名,似乎事先预设好了。

如玉说,她住半边街女同胞家。收到信息,心与脚的方向迅速统一,李想规划出行走线路。

然而当他哼着“这一张旧船票,能否登上你的客船”,准备过河而去时,思绪被广场舞声打断。

他突然明白:一张旧船票,上不了想上的客船,那怕是臆想中心的客船!



金灿灿的念想

■刘小玲

家乡常宁盛产茶油。记得小时候村子后山漫山遍野都是油茶树, 树皮淡黄褐色,树杆虬劲有力,树叶苍翠黛绿,花开洁白清香。

每年寒露摘茶籽的季节, 我们家分有两处茶山,为了尽快抢收入仓,常常要喊上七大姑八大姨前来帮忙收摘。每当这时,沉寂一年的山林得以欢腾起来,在大家有说有笑、有打有闹的笑声中,一粒粒圆润饱满的茶籽, 被扔进谷箩筐里挑回了家门。在享受了灿烂的阳光浴之后,墨绿的茶籽壳笑得咧开了嘴巴, 露出了乌黑发亮的籽儿, 最后经过村中油房的柴火蒸浴,在“嘿唷—嘿唷”的号子声里,哗啦啦地流出了那黄澄澄的雨露精华——茶油。

那个时候, 对茶油的认识没有现在高,只认为是老百姓的普通食用油。记得年成好时,我们家里可以打上两三百斤。茶油最适合炒荤菜,喷香的,而且炒出来的菜纵使寒冬腊月置放很久, 也不会结

成白色的油块。特别是用它来油炸食物,色泽金黄,既好看又好吃。

每年到腊月二十七八, 就是我们享受这道盛宴的时候了。父母白天忙完活,吃完晚饭就开始掸尘、洗锅、搬柴,筹备烧柴火锅了。见到这架势,我们兄妹俩就知道今晚上有“戏”了,于是特别兴奋,守在灶屋迟迟不肯去入睡。

柴火烧锅旺后, 父亲提出一壶茶油倒入锅中,茶油的沸点比一般的油高,要过上好几分钟,锅内的茶油才澜漪微起。但这个时候还是不能急着下入食物的,必须再等一下让茶油烧得更热一点,否则炸出来的东西会带有一股子生茶油的气味。

当锅中的茶油冒烟儿了, 母亲才开始朝油中下食物。首先炸腊肉,她将铁钩勾着事先打好花刀用“湖子酒”腌制过的腊肉,轻轻地斜放进油中, 以便油溅四起。热油遇冷,立马“滋滋”地响,腊肉的表皮一下子就皱了起来,不一会儿就有

了那金黄金黄好看的颜色。然后炸全鱼、炸剥鱼,一脸盆的剥鱼倒入油锅中,像一条条鱼儿般上下翻腾,用漏瓢炒翻几遍后捞上来,金灿灿的外酥里嫩,特别诱人。炸完剥鱼炸豆腐,一块块方丁实心水豆腐下锅,经过油锅的高温变化,不到一会儿就鼓成了一个个要大上好几倍的空心灯笼。“来,抓一块尝下。”每当这个时候,守在一旁的我们就一碗接一碗,一块接一块地敞开肚皮放肆吃了。

炸完主食炸零食,米片子、红薯片、豆油饼……轮场下锅。上了颜色的米片子一下锅,霎间膨胀起来,在锅里盛开成五彩的花瓣;红薯片炸出来,那可是亮黄亮黄的,脆香脆香的;炸豆油饼复杂一点,需要一边上料淌匀淌薄, 一块一块地炸,时间要得久。因而母亲常放在最后炸,一块块圆圈的豆油饼出锅叠在一起,就像一座金色的小山。全部炸完之后,母亲用薄膜袋密封好藏到柜子里,就等大年初一拿出来摆盘子。

母亲一样一样的炸,我们一样一样的尝,最后抹掉一嘴油,美滋滋地就进入了梦乡。梦里,过年了,小伙伴们都穿着新衣裳, 村子里鞭炮噼噼啪啪地放得欢响,家家户户的厅屋桌子上,都摆着一大盘炸好的零食,黄通通的,金灿灿的,一下就把新年点亮了。

开满村庄的花朵

■周治中

奶奶

一辈子未离开村庄
 一辈子未走出大山
 宛若一朵普通的无名小花
 孤独地绽放,不问过往

岁月的风霜,染白了发丝
 却染不掉记忆的年轻
 老家的土砖房,苦楝树,青石板路
 都印刻你生活的印迹
 闪烁着汗水的影子

那年秋天
 奶奶含笑,躺在了灰冲坳的半山腰
 从此,后山的山茶花
 开得特别美,特别白

星伯

你是村庄一本鲜活的老黄历
 天文历法、周易八卦、农事谚语
 是你整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

每个清晨黄昏
 总见你坐在村口的石墩上, 反复念叨:
 枣芽发,种棉花
 蚕做茧,快插秧
 狗进灶,雪就到
 雷打秋,冬丰收
 ……

那年夏天
 东方一口带血的浓痰
 化作了星伯坟前
 一朵洁白的栀子花
 从此,村庄上的星空
 少了一颗最亮的星
 变得格外黯淡,格外孤单

梅儿

霞光里的羊角辫
 活像麦田的穗芽
 甜甜的小酒窝
 映衬着红红的脸颊

梅儿冰雪聪明,美丽如画
 常带着咯咯的笑
 俏皮地与我逗乐戏耍:
 我们来玩过家家
 我做公主,你做驸马,好吗?

那年冬天
 梅儿背着行囊,远走天涯
 再也没回家
 公主驸马只是遥远的童话
 从此,村后的梅花
 再也没发芽

联题泉湖暨二八庙会

■陈学阳

泉润千畦农圃美;湖摇万柳惠风清。

泉眼无声晴漾漾;湖心有色碧莹莹。

泉湖似镜涵天地;庙会如潮壮古今。

泉秀山青,二月春风开画卷;
 湖明舍美,八方客贾旺村墟。

展一镇风姿,庙会重开新气象;
 招八方贵客,农耕再写大文章。